前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萨特谈论自己的书。

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是二十世纪法国乃至世界最有影响的作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最有争议的人物：喜欢他的人可能对他推崇备至，而痛恨他的人可能将他骂得狗血淋头。有时不仅是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由于他支持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恐怖组织“秘密军队”两次往他的住所扔炸弹，欲置之于死地。

实际上，无论是那些视萨特为恶魔的人，还是那些将萨特当成先知膜拜的人，对萨特的思想和活动并没有多少了解。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中，萨特大概是被人们引述最多而了解最少的人。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萨特平时很少谈论自己。他唯一的一本自传作品《词语》也只写到他十二岁母亲再婚之前，而且里面主要不是叙述自己的童年生活，更多的是阐释一种对人生的反思和体悟。他很少谈论和分析自己的原因是，他的志向是向世人揭示这个世界的真理或真相，而作为揭示者的个人，是有名还是无名，是这样还是那样，都是无所谓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习惯向不熟悉的人们谈论自己的私人生活，即使这些人是他的崇拜者，或者将他看成可信任的导师。

但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深入了解萨特的思想和生活，哪怕是那些属于他个人隐私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世界思想文化名人，他不可能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将自己的方方面面呈现在大众面前。他有难以计数的各种各样的谈话和访谈录，有日记、书信，当然，还有大量的作品。这里面不可能不涉及他个人的思想和生活。

而且看来似乎奇怪的是，虽然面对那些单个的陌生人，萨特不愿意

袒露心胸，他面对媒体记者时，往往是直言不讳，不怕谈自己的事情，因为他认为自己这时实际上是说给社会大众听的，他愿意人们了解他。

在日记里，在与亲近的人交谈或给他们写信时，他更愿意深入剖析自己，毫不掩饰。七十岁时，他曾多次表示，死后他给波伏瓦以及其他女友的信（实际上是情书）是可以发表的。这些书信涉及萨特的隐私，但他没有像许多社会名流那样，在功成名就之时，竭力掩盖这些东西，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起来，给公众一副崇高、伟大、道貌岸然的假象。

萨特不这样，他愿意尽可能地给公众一个透明的形象，因此他觉得自己的书信有发表的价值。萨特在《七十岁自画像》中特别谈到“透明”问题。他认为任何时候都应该用透明性来代替秘密。人们相互间把身体交给对方，通过目光，通过接触——这是在广义上说的，而不仅仅是指性关系；但人们却相互掩盖着自己的思想。这是不应该的，不应该有这种秘密状态或秘密性。由于来源于一种不信任、无知和恐惧的矜持心理，人们不愿意向对方敞开自己的心扉。而萨特想做到尽可能透明。他认为自己身上那些阴暗的地方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是阴暗的，因此只有在对他人做到襟怀坦白时才能为自己照亮这个阴暗的区域。

本书就是从萨特大量的谈话、文章、著作、书信、日记中，撷取那些最能反映萨特本来面目，最能反映其个性、思想、生活的内容，根据主题，从多种角度、多个方面摘译编排而成，最后将一个有着透明人生的萨特呈现给读者。作为一个对世界有着如此巨大影响的人物，萨特个人的历史与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在了解萨特的过程中，也就加深了对人类、对我们自身的了解。这是我们翻译这本书的意义之所在。

萨特逝世已经将近三十年了。历史是有连续性的，我们说，萨特不仅属于二十世纪，他也属于二十一世纪，这个论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他的许多思想、看法、态度、立场，对于我们思考本世纪面临的那些错综复杂的人生和社会问题，仍然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萨特以其一生对世界对真理作了孜孜不倦地探求，仅以此书作为对这位大思想者的纪念。

黄忠晶、黄巍
于无锡静泊斋

目　录

前　言

一、早年生活

没有父亲对我一生的影响
我和母亲心心相印
书本就是我的鸟和鸟窝
我是一个小名家
上帝之死
我占有词语
我为什么迷上写作
我的月亮情结
记一个“复活”的同学
母亲再婚造成我生活中的破裂
我的“偷钱”事件
在拉罗舍尔我学会了暴力
我的阅读活动——从拉罗舍尔到巴黎
我的文学写作——从拉罗舍尔到巴黎
我的文学神经官能症
我是怎样产生偶然性和自由思想的
记我的“超人”朋友
我为文学创作而喜欢上哲学
我早年的政治反应

圆　萨特自述

圆圆我的左翼个人主义是如何形成的 辕燕苑
圆圆我的运气或偶然性 辕燕愿
圆圆回顾我的青年时代 辕燕怨

二、个性特征和习惯喜好

员圆我看食物 :一种象征 辕燕原
圆圆我对身体的感受是不愉快的 辕燕远
猿圆我的身体不会放松 辕燕苑
源圆我想象自己是强有力的大高个 辕燕怨
缘圆我为什么大量使用兴奋剂 辕燕员
远圆我的睡眠和梦 辕燕园
苑圆我是一个多面人——致“图卢兹”辕燕袁
愿圆我总在背叛自己 辕燕缘
怨圆我是一个同性恋者吗 辕燕苑
员园圆教书前我同金钱的关系 辕燕愿
员员圆教书后我同金钱的关系 辕燕园
员圆圆我有了大笔金钱后同金钱的关系 辕燕圆
员猿圆我把时间划分为两块 辕燕缘
员源圆程式化和发展 我的时间是怎样度过的 辕燕愿
员缘圆现在 :对我有优先地位 辕燕员
员远圆我很少感受到自己的年龄 辕燕原
员苑圆我不觉得自己老 辕燕缘
员愿圆我喜爱音乐 辕燕远
员怨圆旅行 :我是喜欢的活动 辕燕怨
圆园圆我在美国旅行 辕燕园

三、爱情 :同女人的关系

员圆童年性体验 辕燕缘
圆圆女人让我意识到自己难看 辕燕愿

猿我的早期性活动 缘员
源女人首先是人的问题 缘源
缘我喜欢同一个漂亮女人建立关系 缘远
远在性活动中我总是主动的 缘怨
苑我看波伏瓦 缘园
愿给“图卢兹”的情书 (一) 缘员
怨给“图卢兹”的情书 (二) 缘源
员园给“图卢兹”的情书 (三) 缘缘
员员给“图卢兹”的情书 (四) 缘苑
员圆给“图卢兹”的情书 (五) 缘愿
员猿给比安卡的情书 缘愿
员源给波伏瓦的情书 (一) 缘园
员缘给波伏瓦的情书 (二) 缘园
员远给波伏瓦的情书 (三) 缘员
员苑给波伏瓦的情书 (四) 缘缘
员怨给波伏瓦的情书 (五) 缘缘
员愿给波伏瓦的情书 (六) 缘苑
圆园给波伏瓦的情书 (七) 缘怨
圆员给波伏瓦的情书 (八) 缘员

四、友谊 :人际交往

员园我战前的人际交往 缘员
圆园我战争期间的人际交往 缘缘
猿园我同他人的关系为什么常常破裂 缘苑
源园我不喜欢成年男性 缘愿
缘园我不愿意求人,但喜欢人来求 缘怨
远园我不想扮演被人信任的大师 缘园
苑园我并不真正理解尼赞 缘园
愿园尼赞 :同死亡的阴影搏斗 缘缘

源　萨特自述

怨恨尼赞为什么害怕死亡 [illegible]
悲痛尼赞之死 [illegible]
悲痛我和加缪关系的破裂 [illegible]
悲痛阿尔贝·加缪之死 [illegible]
悲痛同贾科米泰和热内的关系 [illegible]
悲痛情您特赦让·热内——致法国总统的信 [illegible]
悲痛热内，我喜欢你的书 [illegible]
悲痛缅怀 梅洛—庞蒂和我 [illegible]
悲痛我和梅洛—庞蒂关系的破裂 [illegible]
悲痛我和梅洛—庞蒂的友谊：一个永远打开的伤口 [illegible]
悲痛《现代》编辑部的朋友 [illegible]
困惑雅克多 毛派分子中我唯一的朋友 [illegible]
困惑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谈话 [illegible]

五、词语：文学写作

悲痛我更愿意被称作文学家 [illegible]
困惑我首先为同时代的人而写作 [illegible]
狂怒文学是一面批判的镜子 [illegible]
激怒写作：人对净化自身的要求 [illegible]
缅怀天才就是写作 [illegible]
迷惑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从不失望 [illegible]
死亡我的作品能流传后世吗 [illegible]
愿望写作是软弱的象征吗 [illegible]
怨恨作家的词语城堡 [illegible]
悲痛写家、作家，本是一家 [illegible]
悲痛文学作品·读者·风格 [illegible]
悲痛悬念：一种正当的引诱 [illegible]
悲痛给小说人物以自由 [illegible]
悲痛小说的“我”与真实的“我” [illegible]

探究形而上学——我的随笔评论文章
诗歌与散文
我们提倡境况剧
戏剧：一种神话
我的戏剧漫谈
看戏讨个不自在
有意思而无意义：音乐的介入
当代作家评论
居斯塔夫·福楼拜
马拉美：自杀之诗

六、人生：经历和体验

我早年的无神论思想
不信上帝仍有上帝思想的残余
信仰上帝是一种陈旧过时的东西
我对认识自己有印象吗？
驻射麦司卡林：走向成年的危机
我被俘在三十五岁生日这一天
参加抵抗运动
我拒绝了荣誉勋位勋章
点名后的“两个”萨特
我为什么写自传《词语》
面对一个濒临饿死的孩子
我为什么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我看天才和平等
我：一个与他人相当的人
骄傲：所有人都应该有的品质
队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
我所认可的人道主义

远　萨特自述

[illegible]荒谬人生仍有一个未来 [illegible]

[illegible]“恶心”是显露自身的存在 [illegible]

[illegible]生存是人无法逃离的充实 [illegible]

[illegible]发展和退缩——我怎样看待自己的一生 [illegible]

[illegible]死亡：向着自然回归 [illegible]

[illegible]我希望一本关于我的传记 [illegible]

七、自由之路

[illegible]父亲之死给了我自由 [illegible]

[illegible]从童年开始，我总是自由的 [illegible]

[illegible]一个“孤独者”的自由 [illegible]

[illegible]严肃精神：对自由意识的埋葬 [illegible]

[illegible]何不游戏人生 [illegible]

[illegible]自由和责任 [illegible]

[illegible]他入世界，我选择了自己的出生 [illegible]

[illegible]选择的荒诞性 [illegible]

[illegible]悲剧：用自由来对抗命运 [illegible]

[illegible]我们从未比在德国人占领下更自由 [illegible]

[illegible]他人怎样才是地狱 [illegible]

[illegible]自由意识与生活环境 [illegible]

[illegible]从自由选择到境况的力量 [illegible]

[illegible]没有哪种伦理学能为他作出选择 [illegible]

[illegible]唯是懦夫和猪猡 [illegible]

[illegible]真实的存在：从“我是一个犹太人”开始 [illegible]

[illegible]战后我的自由介入行动 [illegible]

[illegible]我人生中的重大选择时刻 [illegible]

[illegible]我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自由介入 [illegible]

[illegible]年 缘月事件与我的自由行动 [illegible]

[illegible]我的自由观的发展 [illegible]

[illegible]社会主义与自由 [illegible]

八、哲学思考

员.我的哲学之路 ……圆
圆.哲学与语言 ……源
猿.哲学没有风格 ……远
源.哲学与科学 ……苑
缘.当代哲学与戏剧 ……愿
远.哲学家与政治 ……怨
苑.我的本体论没有变 ……园
愿.动物、人种和自然问题 ……员员
怨.总体性和自然辩证法 (一) ……园
员园.总体性和自然辩证法 (二) ……源
员员.匮乏问题 ……苑
员圆.意识与精神实在 ……怨
员猿.生活体验:只可理解而无法认识 ……园
员源.“我”与世界同在 ……园
员缘.我为什么写《辩证理性批判》 ……园
员远.《辩证理性批判》与马克思主义 ……源
员苑.总体化——《辩证理性批判》第二卷 ……缘
员愿.队的意识与上帝 ……愿
员怨.当代伦理学:既必要又不可能 ……园
圆园.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致加罗蒂 ……员
圆员.我不是毛主义哲学家 ……源
圆圆.克尔凯郭尔:单个的普遍存在 ……缘
圆猿.我看弗洛伊德 ……愿

九、社会政治活动

员.战争改变了我的政治观 ……园
圆.我为什么没有参加共产党 ……源

愿　萨特自述

猿猿抵抗运动：不是精英的精樱 猿猿苑
源猿战后同共产党的关系 猿猿愿
缘猿我看作家介入政治 猿猿园
远猿忧太人问题 猿猿园
苑猿关于酷刑拷打的思考 猿猿猿
愿猿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 猿猿苑
怨猿那活着的野兽是我们自己 猿猿员
员园猿两代人的暴力 猿猿猿
员员猿作家应如何对待暴力 猿猿缘
员圆猿我们争取什么样的和平 猿猿缘
员猿战争与恐惧 猿猿苑
员源猿对待“变味革命”的态度 猿猿愿
员缘猿政治与道德 猿猿怨
员远猿特泽德克测验 猿猿园
员苑猿法国大学文化体系及其革命 猿猿源
员愿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法国五月运动 猿猿远
员怨猿知识分子的角色：我的矛盾 猿猿怨
圆园猿作家是知识分子吗 猿猿园
圆员猿超越古典知识分子 猿猿园

译 者 简 介

黄忠晶，江南大学法政学院研究员、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近年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illegible]）、《尼采传》（[illegible]）、《第三性——萨特与波伏瓦》（[illegible]）、《爱情与诱惑》（[illegible]）、《西方社会思想史》（[illegible]）、《百年萨特》（[illegible]）、《传奇萨特》（[illegible]）等。

黄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一、早年生活

1. 没有父亲对我一生的影响

没有父亲，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事情。我认为，一个小孩在职业、财产等许多问题上，总是特别受父亲的影响。而所有这些又是这个父亲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然后在他的孩子身上留下印记，就像是这孩子的命运一样。而这一切我都没有。没有人对我指手画脚，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有一种自由的感受。所以说，我并不因为没有父亲而感到遗憾。对我来说，父亲只不过是挂在母亲房间里的一张照片而已。

当教师主要是我的家庭为我作出的决定。那一年我 岁，到了该为我确定职业的时候了。正如你所知，我没有父亲。因为我的外祖父是教师，所以我也应该当教师，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我就朝着通过教师资格会试的路子走。后来，在准备考试期间，我改变了主意。我不准备考文学专业，而改为哲学专业。后来我考上了巴黎高师。对此我并不感到遗憾。我们这一代人，即 到 年的年轻人，他们要么是社会党人，要么是共产党，后者人很少。他们都循规蹈矩地参加考试，从不对此产生怀疑。那时世界完全不一样。

我那时不怎么安分守己。可以说我是一个怀疑论者，但我只是从个人的角度怀疑，而不是在政治或社会问题方面有什么怀疑。我接受的是一个作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在象牙塔中长大。这一切都来自我的外祖父。直到 年，我身上都充满了这种东西。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是在安逸舒适中长大的。这是外祖父抚养我的时候，直到十一二岁。后来我母亲再婚，我和继父的关系不太好。一方面，他并不真正想当我的父亲，因此他不像一个父亲那样来支配我。

另一方面，他在我面前又是高高在上的。此外，由于他从事的工作，我也很不喜欢他。他在拉罗舍尔的一个工厂当厂长，整个工厂生产车辆和船舶。这一生活环境让我发现了许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我的少年时代对我是很有好处的。

我活着，是因为我诞生了。我诞生，是因为我的父母孕育了我。我自己并没有要求诞生。但一旦我诞生了，活着，就必须适应周围的环境，追求尽可能好的结果，并尝试着给一开始就被扭曲的自由以正确的方向——这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去做的。我说自由被扭曲了，是因为父母在孕育我们的时候，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他们设想我们将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有这样或那样的职业，等等。我们的自由被扭曲，也受教育的影响，受新闻每天提供的信息影响。

我对写作有过一种神经官能症。实际上，这是我那好心的外祖父给了我这个。他给我讲述说，作家就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孤独者。因此，在我的想象中，未来是很明确的 就是要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文学事业，而这个文学事业，包括我的作品，在我死后会永恒地存在下去。只是后来很晚的时候，我开始从事政治活动，这个观点才有所改变。

一天，有人问我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如果再来一次，是否会照原样重复这样的生活。

假若所有的条件都跟原先一样，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我晚生 [illegible] 年，显然，我的生活会是另一种情况。但我出生在 [illegible] 年，而我的家庭已经把我的未来设想成一个大作家什么的。总之，我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

——《同雅克·桑塞尔的谈话》

2. 我和母亲心心相印

大战开始的那两年大概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期。母亲仿佛是我同岁的人，我们形影不离。她把我称作她的侍从，她的小男人 我向她诉说一切。甚至比通常要说得更多，我那停下来的写作变成喋喋不休的话语从口中流淌出来 我描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而这些安娜—玛丽都同样

清楚：房子、树、人们。我感到一种与她共享一切的快乐，我变成能量转换器：世界通过我而变成语言。

开始时头脑里好像有个不知姓名的人在聊天："我在散步，我坐着，我喝一杯水，我吃糖块。"我大声重复着这些无休止的话："妈妈，我在散步，我喝一杯水，我坐着。"我觉得自己有两个声音：一个根本不属于我，不服从我的意志，却向另一个声音传达它的话。我断定自己有两重人格。这些并不严重的困扰一直持续到夏天：它们弄得我精疲力竭，我厌烦透了，最后感到害怕。我对母亲说："我脑子里有什么在说话。"幸好她并没有为此担心。

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幸福，也没有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有自己的神话，自己的说话习惯，自己常开的玩笑。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我每说十句话，就有一句是以这些词语来结束的："但这没什么。"说这话时我带有一种嘲讽的屈从口气。例如我说："这是一条大白狗。不，它不全是白的，带点灰色，但这没什么。"

我们习惯于用史诗般的语调来叙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常用第三人称复数来讲述自己。我们在等公共汽车，但它开过时没有停下来；我们中的一个喊起来："他们气得跺脚大骂。"于是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在外人面前，我们心有默契，一个眼神就能彼此沟通。在商店或茶馆，服务小姐显得滑稽可笑。我们离开后母亲对我说："我不能看你，我怕忍不住当着她的面笑出声来。"而我为自己的力量感到骄傲：没有多少孩子能让母亲为他的一瞥就爆发出笑声的。

我们都很害羞，有点神经质：一天，在塞纳河畔，我发现了十二本《布法洛·比尔》，是我正想要的；母亲正准备掏钱买下这些书，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他脸色煞白，身体肥胖，眼珠很黑，小胡子梳得十分光亮，头戴一顶扁平草帽，一副时髦青年的样子。他两眼直直地盯着我母亲，口中却对我说："你被宠坏了，孩子，你被宠坏了！"

他接连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开始我只是感到受了冒犯：人们通常不会这么快就以"你"来称呼我的。但接着我就捕捉到他那疯狂的目光，安娜—玛丽和我马上像一个单身小姑娘那样感到害怕并往后退。这人有些不知所措，就溜走了。我可以忘掉千百张脸，而这张煞白的面孔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当时我对肉欲方面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也想象不出这人想干什么，

源　萨特自述

但他的欲望是那样强烈露骨，我好像懂得了他的意思，并且一切都向我揭示开来。我通过安娜—玛丽而感受到他的欲望。通过她，我学会嗅出男性的气味，害怕男性和憎恨男性。这一偶然事件把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神情肃然地快步走着，握着母亲的手，确信自己能够保护她。

这是那些年的回忆吗？即使到今天，只要看到一个表情庄重的孩子同他的小母亲交谈着，严肃而亲热，我就感到说不出的愉快。我喜欢这些温文而羞怯的友谊，它们远离男人并反对他们。我长时间地凝视着这一对孩子般的伴侣，直到突然想起自己是一个男子而把目光移开。

——《词语》

3. 书本就是我的鸟和鸟窝

我四岁时，也许只有三岁，就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一直生活到十一岁。那段时间我想必已经梦想着写作，因为我常常看带插图的杂志，作为解毒剂对抗着我感受到的空虚，一种代表我后来称为生存的烦恼。我也想必思考过由我的外祖父交托的生活使命，好像他指定我去写作，实际上完全不是这种情况，可怜的家伙……

可以说，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写作的情状。我必须写作，但确切地说，写作应该是怎样的，对我来说还十分模糊。而这并不成为问题。首先，这是一个写作的命令，一种探究其内容的体现，正像他们通常说维克多·雨果的——这里我并不想把自己同他相比，但确实跟他的情况相仿佛。这一时期，我的写作活动只是把正在看的杂志材料重写一遍 换句话说，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这些早期的东西已经遗失了，但我应该承认，我还想找到它们，看看是否可能在里面找到一些我自己的东西。

我总是在自身中寻找那些繁杂的回忆和乡村童年可爱的傻事，但从未找到过。我既没有在地上和过泥巴，也没有上树去掏过鸟窝，我从没有采集过花草，也没有拿石头朝小鸟扔去。书本就是我的鸟和我的鸟窝，是我的宠物，是我的马儿，是我的同伴 这图书室就是一个镜子般的世界，从中可以看到一切；它有这一世界的无穷奥秘、变化和不可预见性。

我是一个天生的柏拉图主义者，我想由知识进入它的对象；我发现，观念要比事物更真实，因为首先提供给我的东西就是它，它是作为一个事物而提供给我的。在书中我遭遇到这个世界：彼此有相似之处，进行过分类，被贴上标签，被人思考过，仍然让人感到害怕；而我把这种由书本体验到的混乱错当成现实事件的冒险过程。由此产生的唯心主义，我后来花了三十年的工夫才把它摆脱掉。

从童年起，阅读就是我生活中主要的事情。词语，也就是书籍，成了我的藏身之处。在拉罗舍尔的日子，我的生活一方面由暴力和孤独所构成，另一方面，在周末和学校放假期间，整天的阅读就成了我的主课，包括阅读蓬松·德·特莱尔的作品。显然，这时阅读对我而言成为真实的中心；而生活的其他方面在我看来只是本性的畸变……或者不如说是幻觉更适当些。既然我在另一个世界里是遭受不幸的，我也就不怎么去注意它。

这种想问题的方式导致我后来的唯心主义倾向。这样我就产生一种信念：可以从词语中得到真实，而我保有这种信念至少达三十年：一本书可以提供一种真理，一种难以把握的真理，甚至是一种形而上的真理，它揭示了形形色色事物的秘密。

——《萨特自述》、《词语》

4. 我是一个小名家

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八岁，我写了第一篇故事，外祖父称我是名家，在一定程度上他真的把我当作一个小名家。这样，我被他用小名家这种内在品质、内在主观性装扮起来。实际上他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并不存在，这只是他仁慈大方态度的一种折射罢了。

如果一个人具有这种名家的主观实在性，就会导致不平等，因为一个名家要比他周围的人优越。但归根到底这里仍然有一种平等，因为我相信我是一个人的存在，因此所有人的存在都是名家。我看到的东西大致就是这样的。

就一般的人来说，他们只是半人的存在，是没有完全成功实现的人

的存在，这些人就在我周围。但我还发现另一种人的存在，那些成功地实现了的人，他们近在眼前，确实是名家。

这样就有一个平等者的世界，由名家组成，可以有一大群人。这不是当然的平等，而在这些彼此承认、相互平等的名家们的思想中已经有一种平等的观念，这种平等总是我想去确立的平等，总是梦想在我和别人之间建立的平等。

每当我同某个人有亲密关系时，无论是男是女，我都倾向于把他看成是跟我的地位完全相等的人，虽然我或许对词语的掌握要好一些，但确切地说，在任何情况下，他的主要的直观感觉跟我的相同，他看事物的观点也跟我一样。

我的存在是深层的主观实在，它超出了一切可以言说的事物，它不能分为等级。实际上那时我要说的是，你们不可能给我分类。一种主观性是无法把它归为第一、第二的。它在自身之中和在自身之前，是一个总体的深层的实在，一个在某种无限的方式中的实在。

我首先在自身中坚持这个意识的绝对方面。开始我是把自己看作小名家来坚持这一点，而实际上这意味着坚持意识，我看到、读到、感受到的意识。这样，深层的意识同我周围的物体联系在一起，同时具有一种难以传达的深度而这就是我自身的深度。而这既不可能比哪个低一等，也不可能高一等。别的人也是这样。这就是我很小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感受到的东西。

——《永别的仪式》

5. 上帝之死

我想我有过灵魂永生的念头，但这几乎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实。由于意识结构本身，我很难想象一个我不再存在的时间。一个人在意识中所想象的一切未来都归回到意识。你不能想象一种意识不再存在的时刻。而想象这个事实表明，意识不仅仅存在于现在，也存在于将来之中。所以我认为思考死亡的一个困难之处就是，要摆脱意识是完全不可能的。比如说，如果我想象我的葬礼，那么这就是正想象着我的葬礼的